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二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二

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稱受帝帶中密詔與劉備共事謀洩操殺承等夷三族備北侵至鄴操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伏

屢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吾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

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兵黎陽祖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勢存

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
白馬、荀彧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入延
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
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
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
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
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祖授曰、
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
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

腹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去之。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袁紹軍楊武祖授說曰、北兵雖多而勁果不及南。

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

此善處
高

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祖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越。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

英雄相
對可笑
可駭

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口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

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

此非真
固之仇
何以坑
爲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
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
餘人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
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
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
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
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
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人稀

兒師
亦自老
成
此是安
語只爲
權盡耳

家拜妻子。猗歡喜隨詣操。操遣猗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猗必不敢害故也。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

較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之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立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

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渡。

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戎。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

如此光
景尚以
醉說
之又道
其理而
不道其
勢吾見
表之多
迂也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又與
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
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
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
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
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
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
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
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

解人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专○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亂○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蟻○蟲○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

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
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
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
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
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
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
軍退

正月曹操濟河過其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
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

可兒

以此一
語便高
人一等

鄴又攻絕其糧。五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憤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人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幡出降，孚隨輩出突。

圍得去。尚兵旣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奔中山，操殺配，哭祀紹墓，慰其妻，還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紹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兖州。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

此婦堪
作丹陽
守

黃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竟殺之。

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

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緣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

文一
之平

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

也。且袁紹有恩於諸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異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卽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潭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

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

爲此令
者正欲
示一義
士耳

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
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
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
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
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
爲○糧○鑿○地○二○十○餘○丈○方○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皆○
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
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爲○
亭○侯○不○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

正謂水
後亦不
能用耳

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
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
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瑯琊諸葛亮寓居南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
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
識時務識時務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
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
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
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而民附賢能與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亡。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正史卷之三

十四

羽飛乃止

祖眞凡人
人也

權亦不
盡用寧

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
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
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
凌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
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爲邾長寧遂亡
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
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
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

孫策之
勇耳

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把守沔口，大紮。

繫矚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親梟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屯他所

劉備屯樊劉琮降操不以告比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

此皆其
取諸
無益于
事非真
迂也

操亦不
易獲然

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
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到當陽衆餘
十萬人輜重數十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
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披甲者
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濟大事者以人心爲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旣降劉備已走必懈弛
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

有此者
亦可明
其南

獲也。獲操卽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
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
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
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
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
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挺身曰：「
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
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俱

成權霸
業者肅
之此著
也權後
反以爲
肅病功
名忠義
亦難居
矣

到夏口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
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
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
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
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
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
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

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慇懃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爲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

妙在一

亦是

妙在士
歸一句

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
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
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
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
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
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
之壯士耳猶守死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

打

梟雄

也。安得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間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

料到底

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軍。蒙衝鬪艦。水陸俱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便。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迎於

字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斷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固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

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

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
衝開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
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
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
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
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
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
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操
引軍走過泥潭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

馬亦不
多自足

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瑜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甘寧，蒙謂瑜曰：「留凌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增形勢
正見得
勝不在
大小期
平富嚴

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

吳丹陽黠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爲

爲太守。

武備志卷二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三

孫權圍合肥，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楊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否？一軍盡反。」

應卒可
法

柔曹杜
張魯之
下終今
所言又
如此真
智士也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
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卽得
首謀者殺之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
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
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
皆反其衆十萬餘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
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

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楮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楮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裴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追

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

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

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

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

雖多莫適爲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

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

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

亦自負其才料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

此雖爲
備亦未
爲璋璋
也璋自
操敵武
卽內難
亦所不
免也

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
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
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
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
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
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
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
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薄黃雄
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

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正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至諸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

此者先
王勝於
羣臣

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
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備聞而惡之法
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
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
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
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心增宜早除之
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
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

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并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遷禪公安，盡歸其財物。

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爲軍師法正爲蜀郡
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
巴獨北詣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
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
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
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
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操掾時軍用不足
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
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

宅分賜請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
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
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
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
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
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
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
守

操至陽平攻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

人○慰○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
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
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
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
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
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則○
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
謂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
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
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
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

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

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操未回
南耗即
知必有
得龍望
蜀之言
直是光
義却聯
不過法
正亦曉
不遇司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
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
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喪故耳
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
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
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
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原亦不
復言只
擬殺劉
驥耳

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
洪拒之。

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
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
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
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
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
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
襲收歛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隊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

既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具賞
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氏五萬餘落
出居扶風天水界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孫權命呂蒙西取長
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
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
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
過鄱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

有心人

從容與
似讀書
人此阿
蒙乃直
讀書者
也

昔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
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
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
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
鄴逆爲孫規所破此皆一事之事君所親見也彼
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
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
其不可恃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

之守尚能稽延日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
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
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間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
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
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
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
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
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

日引軍赴益陽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傳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中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恟懼。或曰：「可及。」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問羽。

遣別將已在郟下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進者恐吾軍猗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內外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二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

操自許以南徃徃遙應關羽羽威振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爲水所

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
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
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
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
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遊○兵○循○江○應○敵○蒙○
爲○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
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

真者國
多事即
許亦無
州權妹
不歸衛

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上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若陸遜
不爲此
言蒙將
慮謹

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
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
擒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
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
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
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

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爲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効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爲難不少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守

妙在射
羽也中
更似虛
聲益其
猶豫

固必不速退操卽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
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
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坡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
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艤艫
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
屯堠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
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
懼於是卽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十
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

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爲犯
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
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
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擒也趙
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効耳今
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
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
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
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

此時相
聞無語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鬪心。從事樊佺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外白，外人白告也。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佺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卽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爲南陽太守，遜爲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千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

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曹操欲徙荊州殘民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

獻帝

俱漢

帝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

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帝自秣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船溜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方

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勵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自狼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

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士崩瓦解

爲遜所困不足
爲駐爲
至所嗟
兵可耻
耳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
帝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帝在
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
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
還初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
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
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
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須濡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

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息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因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家

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勵兵伺間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陜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不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陜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爲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不卽詔

止謂不
非二帝
耳

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復
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
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
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
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
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
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俱後漢

昭烈

武備志卷
二十七